

# 中世纪晚期英国伦敦商人阶层考察

——西尔维娅·瑟拉普《中世纪伦敦商人阶层1300-1500》书评<sup>〔1〕</sup>

□张 思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西尔维娅·瑟拉普教授所著的《中世纪伦敦商人阶层1300-1500》, 合理评估了其时伦敦商人阶层的数量, 细致分析了商人和乡绅间的对流问题, 并对工商业中数量极少的女性从业者和帮工会问题给予了关注。由她对商人阶层参与政治、接受教育和从事慈善的研究中, 不难窥见处于过渡时期的伦敦商人阶层传统性和先进性兼具的特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助推了这一中间阶层的成长; 同时, 他们又加快了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步伐。

**关键词:** 中世纪晚期; 伦敦; 商人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14) 04-0117-04

西尔维娅·瑟拉普 (Sylvia L. Thrupp) 是美国密歇根大学中世纪史教授, 欧洲中世纪城市行会史专家, 二战后美国新社会史学、比较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于1959年在密歇根大学创办《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杂志, 使美国成为继法国年鉴学派《经济史社会史学年鉴》刊物之后, 第二个学术期刊名称中明确带有社会史字样的国家。随着比较史学的中兴, 这份期刊还将美国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聚焦到比较问题上。笔者曾阅读瑟拉普教授的《中世纪早期的社会》<sup>〔2〕</sup> 和《中世纪伦敦商人阶层1300-1500》两部著作, 颇为钦佩她对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问题的洞察力和理解力, 专著的诸多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同业中人的研习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关于1300-1500年间伦敦市商人阶层问题的阐述, 著名英国经济史学者波斯坦教授曾撰文给予很高的评价。<sup>〔3〕</sup>

于此, 笔者试图遵循该书的结构框架, 结合国内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论述, 浅谈对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中世纪晚期伦敦商人阶层的理解和认识, 不当及谬误之处, 敬请各位前辈同行不吝赐教。

—

瑟拉普教授的《中世纪伦敦商人阶层1300-1500》, 是一部研究中世纪晚期伦敦商人阶层问题较为全面的著作。全书除前言外, 分章节论述了伦敦商人的经济和社会定义、在王国和城市政府中的角色、个人财富与生活标准、世俗教育及宗教情感、阶层的流动性、商人与乡绅等多个问题, 最后一章就商人这一社会的中间阶层 (the middle strata) 进行了总体的概括。据观点而言, 作者对其时伦敦商人数量的评估、阶层流动问题的考察, 以及商人与乡绅之间复杂关系的阐释, 见解独到。

著述之始, 瑟拉普教授即对市民、商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她认为以选举权为标志的法律身份和所属的职业是区分伦敦市民与否的两个标准。任何想要获得市民身份的人, 都要在国王和市政会前宣誓效忠, 并提供自己具有良好声誉和从事能够维持生计的商业活动的证明, 有时还需要行会师傅的赞助。如果他是非自由人, 必须先赎买自身的自由, 再有6名本城市民为其担保。<sup>〔4〕</sup> 由于职业类型的差异, 工商业领域中的从业者及其家庭成员构成了市民中的上层。根据工商业规模的不同、掌握财富数量的多寡, 瑟拉普教授将商人阶层基本划分为富有商人和中小商人两类, 更为细致的可再分为富有商人、制服公会中的非富有商人、小匠师及其下等不同级别。后者的区分在涉及如市政会议员选举等城市政治事务、工业和商贸活动, 因敬畏权力而衍生的个人心理上的不平等问题时十分必要。而当评估商人数量之时, 又需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14世纪对于富有商人数量的记录资料已是缺乏, 中小商人更是如此。根据仅有的对富有商人行会成员的粗略统计, 其时每一个行会约有100人以上。<sup>〔5〕</sup> 该情况在15世纪有了明显改观, 作者分别统计了富有商人、中小商人、从事一般工商业活动的市民、外来商人及其家庭成员 (包括妻子、子女和学徒) 的数量, 得出15世纪末伦敦商人阶层的数量约为33000人的观点。(详见下表)<sup>〔6〕</sup> 波斯坦教授认为, 对中世纪晚期伦敦商人阶层数量的评估是本书最令人满意的一个部分。<sup>〔7〕</sup>

伦敦商人阶层数量在这两个世纪里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 但瑟拉普和威廉·卡克斯顿都认为, 与低地国家城市相比, 伦敦商人家族保持较高社会地位的时间较短, 以男性继承为准, 不会超过三代人。<sup>〔8〕</sup> 英国社会史学家罗伊·波特在其《伦敦社会史》一书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伦敦社会

〔收稿日期〕 2013-12-05

〔作者简介〕 张思 (1985-), 女, 黑龙江牡丹江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欧洲中世纪史、英国城市史。

表：1501-2年伦敦工匠商人数量统计

|           | 市民   |                 | 总计        |
|-----------|------|-----------------|-----------|
| 商人        | 1200 | 及其家庭成员          | 6300      |
| 制服公会中其他市民 | 1200 | 及其家庭成员          | 6000-7200 |
|           |      | 处于上层的外来人        | 500       |
| 小匠师和手工业者  | 2000 | 及其家庭成员和女匠师      | 7000      |
|           |      | 来自于国外的小匠师及其家庭成员 | 10000     |
|           |      | 外来的小匠师及其家庭成员    | 2500      |

阶层流动频繁，中世纪晚期两三代之后还处于原阶层与地位的伦敦家族很是少见，市政会议员这一阶层除外。”<sup>〔9〕</sup>究其原因，首先愈加严格的学徒制度延迟了男子初婚年龄。通常情况下男孩在16岁后才有资格成为学徒跟随师傅学技艺，学徒期限为7至14年不等，有些学徒契约明确规定学徒期间禁止结婚，因而男子初婚年龄约为26岁。同期人们的期望寿命，J.C.拉塞尔（Russell）教授的观点是49~50岁。<sup>〔10〕</sup>由此可推，很多商人在去世时，儿子仍是学徒身份，无法承继父业。而监护人在行使监护权时贪婪蚕食掠夺被监护人的合法继承遗产的事件亦时有发生，这样就非常不利于商人家族的延续。其次，14世纪初饥荒频发，中叶黑死病爆发，其后又反复多次，15世纪疫病流行，编年史家记录15世纪伦敦及周边地区爆发流行性传染病的年份分别是1433~1435年、1437~1439年、1442~1444年、1449~1450年、1452年、1454年，间隔短、时间长，<sup>〔11〕</sup>死亡率长期居高不下，无男性继承人的商人家族比例很大。人口统计学家估测前现代化时代儿童死亡率在30%—50%之间。<sup>〔12〕</sup>复次，并非所有的商人之子都心甘情愿地从事手工业和商贸活动，市议员中子承继父业的不足三分之二。<sup>〔13〕</sup>社会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如律师、医生、学者等专业人士，王国政府和城市政府官员，购买地产变身为乡绅等。在伦敦这个充满机会的城市里，商人也大多不会强制后代继承父业。<sup>〔14〕</sup>故此，商人阶层中的外来移民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P.克拉克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移民分为改善型移民、生计型移民和外国移民三种类型。<sup>〔15〕</sup>城市男孩通过学徒制度进入伦敦，郡级城市商人家族为与伦敦商贸行业建立关联而派遣成员等，都属于改善型移民。尽管有的行业学徒费用较高，如1393年伦敦金匠行会规定学徒期限不少于7年的，费用至少为10马克；期限不少于10年的，费用至少为5英镑；违者需向行会交纳5英镑的罚金，<sup>〔16〕</sup>但对多数普通人而言，学徒制度乃是获得市民资格、提高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1309—1312年间在伦敦城市书记官处登记的536名学徒中，确定有185人来自伦敦城外，比例为35%；据姓氏判断另有221人来自城外，占41%。<sup>〔17〕</sup>到15世纪末，伦敦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中有三分之一或一半的学徒来自于小城镇和农村。<sup>〔18〕</sup>而且与上一世纪不同的是，这些学徒不再主要来自伦敦城周边，而延伸到英格兰西部和北部等更远的地方，甚至有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1551—1553年，有83%的学徒来自于伦敦城外，且其中一半以上源自西、北诸郡。<sup>〔19〕</sup>此外，法国、德意志、

意大利商人和佛兰德尔的技术工匠，均属于外国移民类型，这是一股对中世纪伦敦城市工商业发展非常有助益的力量。

商绅对流是商人阶层流动性的体现之一，对该问题的探讨是本书的另一重点。瑟拉普教授通过分析商人家族和乡绅家族纹章的相似性、城市议员与地方骑士一样拥有佩戴武器的权利及其原因，得出商人阶层和乡绅具有文化关联的论点。在商业和其他活动中，伦敦商人和贵族乡绅的社会性联系也颇为多见，同期文件记录的商业买卖、信用借贷和担保、礼物馈赠等行为中，商人和乡绅的名字常常在一起。<sup>〔20〕</sup>文化和社会两方面的关联，构成了商人和乡绅两阶层间相互流动的基础。商绅转换的渠道有通婚、骑士授予、购买土地等。乡绅阶层对于通婚的积极性不及商人，他们无法放弃对出身的关注、无法同意女儿与无地产的商人结合。倘若城市商人在乡间拥有地产，或与贵族乡绅具有血缘关系，情况将会不一样。反之，商人更期望可以通过婚姻摆脱传统农本社会固有的偏见，提升社会地位。14世纪约有三分之一城市议员的女儿与乡绅结婚，15世纪这一比例竟然超过一半。<sup>〔21〕</sup>再者，随着土地市场的普遍形成，伦敦商人购置地产转换为乡绅的事例在15世纪更为多见。选择地点时，他们会避开英格兰北部地区，而在科茨沃尔德、林肯郡、东盎格里亚、肯特郡、赫特福德郡、或市郊等处抉择，米德尔塞克斯和萨里是伦敦商人进行土地交易最多的两个地方。<sup>〔22〕</sup>瑟拉普教授比较研究了商绅、绅商两种流动与转换方式之后，认为在1300—1500年间伦敦的绅商对流中，商人向乡绅的流动规模大于其反向流动。<sup>〔23〕</sup>

## 二

对伦敦商人阶层人口数量的评估和社会流动性问题的考察，是本书影响深远的原因之一。除此以外，笔者认为瑟拉普教授对商人阶层中女性的关注和手工业中帮工会的论述更值得进一步研究。

女人从事手工业生产活动在西欧古已有之。罗马帝国后期，意大利北部和高卢等地已建立女工工场（gynaecia）。4世纪的不列颠文塔、可能还有温彻斯特也有了帝国女工工场。<sup>〔24〕</sup>法兰克王国时期，查理曼的《庄园诏令》第43条是中世纪早期女工工场存在的例证。<sup>〔25〕</sup>该条款规定庄园管家务必依指令及时供给女工工场从事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如亚麻线、木材、靛蓝、朱砂、茜草、羊毛梳、起绒球、肥皂、油、船只和其他必需的物品。<sup>〔26〕</sup>中世纪中期以降，毛纺工业、酿酒业中使用妇女劳动的情况更为普遍。



城市手工业行会中还出现了女性师傅和学徒。故此，论及中世纪城市广义上的商人阶层问题，无法回避女性在其中承担的角色。瑟拉普教授在此书的第四章第三节分经济活动、政治特权、文化教育等方面专门述及了“女人的角色”。首先，在丝织业或其他的工商业中，女匠师通过正式的学徒制来训练她们的学徒，学徒期限为7至15年不等，学费最高达5英镑。如果女匠师已婚，学徒合同中虽需注明其丈夫的名字，但同时要指出工商业的所属权是她的，而非其丈夫。在家庭中，当妻子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拥有强大的实力后，为了维持夫妻双方的均势状态，就需要对家庭权力分配的原则进行修改。<sup>[27]</sup>其次，伦敦的女工商业者也是握有特权的。丝织业女工曾向城市议会请愿要求依法保护她们的手工业，原因有由于其丝织品质量略低于国外进口商品而无法与之竞争、她们的工作可以愉悦上帝和服务绅士，这次请愿最终获得成功，其后该行业又得到了特许权。<sup>[28]</sup>再次，从某种角度上说，商人之女影响着家族的经济利益，无论其结婚对象是贵族乡绅，还是商人。因此，女孩渐渐获得了与男孩一样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她们或与男孩一同进入语法学校、或进入女子学校学习英语、法语等，为期四至五年。例如一位出身杂货店商人家庭的女孤儿八岁起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五年时间共花费25先令。也许安排她们学习商业经营方面的知识，初衷是为了将来能够辅助丈夫的事业，但这也使女子独自从事手工业和商贸活动成为了可能，尤其在伦敦的城市规章制度允许女性独自从事工商业活动、寡妇继承其夫的事业之后。<sup>[29]</sup>

瑟拉普教授在“不平等的再认识”一节中还提到帮工会，认为这是除商人和手工业行会之外的第三类城市誓约团体，并例举了监事（warden）在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职责。帮工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甚至一些帮工会还获得了国王颁发的特许状，与其时城市社会经济状况和行会内部成员关系等紧密相连。城市中处于行会控制下的帮工，与手工作坊师傅和商人矛盾重重。如为防止师傅人数的增长而导致竞争加剧、利益减少，已被少数富有工匠师傅控制的行会通过制定交纳高额费用、完成复杂费时且材料昂贵的产品等多种规定限制师傅资格的取得，使得帮工晋升为师傅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帮工们只能自行组织帮工会或兄弟会（fraternity、fellowship）来捍卫自身的各种权益。中世纪晚期，类似的帮工会在西欧约有几千个之多，甚至在英格兰东部已产生了女工帮会。<sup>[30]</sup>1417年以前，伦敦至少出现了8个这样的帮工组织。<sup>[31]</sup>帮工会以助帮工提高工资为首要任务，以为帮工争取独立开业的权利为根本目的。另外，对于遵守规章的成员，帮工会在其面对困难之时予以帮助；对于品行不良的成员，则拒绝给予其获得工作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类似的援助还包括成员在患病和失业期间享有救济金、低利率的金融借贷、劳工纠纷中的法律援助等。此外教会神职人员还会为每一位濒临死亡的成员进行灵魂祷告。<sup>[32]</sup>

### 三

中世纪中后期伦敦的重要性日渐突显，一方面得益于其在几条横跨内地主要交通线上的贸易中心位置，作为与德国、低地国家、法国和意大利有紧密联系的港口战略地位，

生产专门的和半奢侈性物品的工业职能，以及国家政治中心所在地、市政体制发展程度高。<sup>[33]</sup>另一方面，直接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活动的伦敦商人阶层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其积极的促进和推动力量。1300—1500年间的伦敦商人既有传统的以土地和农业为本、基督教神学控制人们思想的社会所坚守的重农抑商的特点，又有都铎王朝商业资本主义时代里商人身上的广泛容纳性、先进性等特征。

商人的双重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以未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商人成功后的抉择。而通过购买土地得以商绅转换的商人们，会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无形中又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变革的原动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此时的商人们变成乡绅后，往往最能改变土地。<sup>[34]</sup>其二，经由教育获得经济技能、提高文化素养，又越来越成为商人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教会长期垄断着中世纪西欧的教育，古老的七艺等学习内容并不适合那些将要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世俗学校教育逐步发展起来。此时的商人对子女受教育问题颇为重视。许多行会学徒合同对此都有明文规定，1496—1497年伦敦皮革商行会规定，师傅需将来自郡级城市的学徒送至学校学习读写，时间为三个月；一个杂货商人同意其学徒在长达12年的学徒期限里，第一、二年在学校学习知识，一年半时间用于掌握文法，剩余六个月用于学习写作。<sup>[35]</sup>经过初等教育后，很多商人的后代选择在法律、医学等专业领域继续研修，成为掌握某一特长的专业人士。具有丰富知识的商人不仅善于处理有关经商活动的事务，而且从政后更能制定各类合理的决策决议。瑟拉普说：“商人在处理政府事情的知识 and 能力，以及如财政问题的责任心，都明显胜于社会和政治地位均在其上的乡绅阶层。”<sup>[36]</sup>国王经常会任命伦敦商人前去处理有关商业贸易的外交谈判事务。其三，握有财富的伦敦商人在14、15世纪成为继犹太商人和外国商人之后、英王获得财政扶持的贷款对象，商人与专制王权联合又可以削弱教会势力，借贷给贵族还能够获得社会对商人价值观的认同和自身地位的提升。此外，商人在国家政治事务中也贡献卓著。他们不仅担任市议员，还代表城市出席国家议会。14世纪里，几乎一半的国家会议员在城市政府中担任职务；15世纪这些议员几乎仅从市议员等城市政府职员中选出。1445年至1491年间，至少有26名伦敦商人被选为其他城市的议员，主要是英格兰南部和西部的城市。<sup>[37]</sup>其四，基督教教义视商业为不道德的职业，把财富看作罪恶的源泉。神学家也认为，贪婪和想方设法攫取金钱是一种罪过。如果人们把商业活动当作一种满足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动机的手段，那么商业活动就是邪恶的活动。而只要商业利润被用在慈善商业上，就可以证明是正当所得。<sup>[38]</sup>因而中世纪晚期虔诚的商人教徒通过将三分之一的遗产捐赠给教会或行会、葬礼上对邻里穷困之人进行施舍等方式参与慈善活动，救赎灵魂。15世纪后期，仅伦敦商人就占全部慈善捐助者的36%，所捐的财务占总数的56%。<sup>[39]</sup>

商人阶层兴起，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既有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变迁，也有思想意识和道德价值观的转换。因而，它是一种经济现象、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

象。<sup>[40]</sup> 瑟拉普教授正是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着手,对1300-1500年间伦敦商人这一中间阶层进行整体研究,史料翔实,令我们可以窥探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西欧商人自身独有的双重特性。同时,作者在书中对女性工商业者和城市第三类誓约团体帮工会也有些许着墨,与此相关的问题更值得后续学人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Sylvia L. Thrupp,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 [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48.
- [2] Sylvia L. Thrupp, *Early Medieval Society* [M]. New York, 1976.
- [3] [7] M.M. Postan, Review: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 by Sylvia L. Thrupp [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49: 563.
- [4] [5] [6] [8] [10] [13] [14] [16] [18] [20] [21] [22] [23] [27] [28] [35] [36] [37] Sylvia L. Thrupp,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 [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48: 215、41、52、191、194、205、318、214、217、256、266、284、287、171、173、158、102、58.
- [9] Roy Porter, *London a Social History*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1.
- [11] Elizabeth Zwanzig Bennett, *Debt and Credit in the Urban Economy: London, 1380-1460* [J]. Doctor of Philosophy Dissertation of Yale University, 1989: 7.
- [12] [17] [19] [29] Barbara A. Hanawalt, *Growing Up in Medieval London, the Experience of Childhood in Histor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5、146、83.
- [15] [33] P. 克拉克, P. 斯莱克. 过渡期的英国城市 1500-1700 [M]. 薛国中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93、63.
- [24] M.M. 波斯坦, D.C. 科尔曼, 彼得·马赛厄主编.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 [M]. 王春法, 主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520.
- [25] 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 [M]. 耿淡如, 黄瑞章, 译注.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9: 15.
- [26] Geary.P.J., *Reading in Medieval History* [M]. Peterborough, 1948: 328.
- [30] [32] Gervase Rosser, *Craft, Guild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Work in the Medieval Town* [J]. *Past & Present*, 1997: 22、10.
- [31] 刘景华. 走向重商时代——社会转折中的西欧商人和城市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67.
- [34]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 [M]. 商务印书馆, 1974: 371.
- [38] A·古列维奇. 中世纪文化范畴 [M]. 庞玉洁, 李学智,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320.
- [39] W.K. Jordan, *The Charity of London, 1480-1660s*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 in Ltd., 1960: 48.
- [40] 赵立行. 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转型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6.

责任编辑: 余 弓

##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Review: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 by Sylvia L. Thrupp

Zhang Si

(Department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ylvia L. Thrupp, who wrote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 evaluated the number of London merchant class at that time reasonably, analyzed the problem of fluxion between merchant class and gentry carefully, and gave attention to the few women in manufacture and business and help the fraternity. From her research on the merchant class in politics, education and philanthropy, it is not hard to see traditional and advanced characteristics both in the merchant clas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society, promoted the growth of the middle strata,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Key words:** the later medieval age; London; the merchant class